

探討《陳夫人》版本間 ê 差異性—  
原版（台語譯版）kah 改訂第三版（華語譯版）ê 寫作思維分析比較<sup>1</sup>

劉敏貞、林俊育

一、前言

庄司總一因為創作《陳夫人》tī 文壇大放異彩，伊小說 ê 時代背景是 1920~1930 年代 ê 台灣，以「台日通婚」當做主軸線，敘述一位日本女性—安子嫁入台南大家族後所發生 ê 種種 t'ai-chì。目前學術界探討《陳夫人》ê 相關論文已經 bē 少，對內容人物 ê 分析 mā lóng 十分詳盡；chiah-ê 論文當中，大部分 ê 研究者是根據黃玉燕女士 ê 華語譯本（以下簡稱「黃譯本」）做為參考範本，針對國族文化認同問題進行發揮，探究《陳夫人》tī 台灣文學中 ê 定位。

謝柳枝 tī 大東亞戰爭下的批判—論庄司總一之《陳夫人》國家原鄉的失落和虛構<sup>2</sup>提出 ê 論點是，庄司總一創作 ê 《陳夫人》是作者以「同情者」ê 眼光描寫台灣青年 kah 日本婦人 ê 通婚，用曖昧語調 tī 文學場域中對戰爭進行控訴，kah 呼應國策 ê 其他日人作家無全；講到黃文鉅 ê <官方民族主義和殖民地女性主體的失落—以庄司總一《陳夫人》為例><sup>3</sup>，探討《陳夫人》其實是表面上運用台日 ê 血統交流，實際是行降格之實；而且真 chē 人 ê 看法 kah 黃文鉅類似，以林肇豐〈「批判」抑或「妥協」？—論庄司總一《陳夫人》的書寫策略><sup>4</sup>來講，認為 chit 本小說隱含日本人 ê 種族優越性，無形中批判台灣人 ê 野蠻落伍。直到現今，有關《陳夫人》ê 看法產生無全 ê 學術評價。

事實上，chiah-ê 探討《陳夫人》ê 論文所根據 ê 黃譯本，伊小說情節 m̄ 是完整版，卻是根據日文版 ê 改定第三版所譯，第三版 ê 產生是合併通文閣出版社 ê 第一部《夫婦》kah 第二部《親子》，經過刪減以後，文本篇幅大量減少，致使小說情節有相當程度 ê 闕漏。雖然黃宗彬〈台灣日治時期文學作品研究—庄司總一之《陳夫人》〉已經有探討版本 ê 差異性問題，可惜伊重點是 khng tī 日文版之間 ê 比較分析，並無針對華語版 kah 日文版兩者 ê 差異進行討論。

因為日語對國人來講，加減會產生閱讀障礙，所以本文 beh 借用林譯本 kah 黃譯本兩種版本來分析《陳夫人》原版 kah 第三版之間 ê 差異。鑑此，本文 ê 研究焦點是以林譯本 kah 黃譯本兩個版本來分析比較，研究庄司總一 ê 寫作思維；本論文 toh 是分析兩版本之間無全 ê 所在，hō《陳夫人》ê 原貌呈現 tī 台灣人面前，希望 ē-tàng hō 後來 ê 研究者有 koh-khah 完整 ê 資料進行分析。

<sup>1</sup>本論文分析 ê 版本是，根據「庄司總一 著（改訂第三版）·黃玉燕（華譯版）」kah「庄司總一著（原版）·林俊育（台譯網路版—<http://taigi.fhl.net/Tanhujin>）」。《陳夫人》ê 原版總共有兩部，分別是第一部《夫婦》kah 第二部《親子》；改訂第三版是將一、二部合訂濃縮而成。

<sup>2</sup>謝柳枝〈大東亞戰爭下的批判—論庄司總一之《陳夫人》國家原鄉的失落與虛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0 期，2005 年 11 月，頁 135~165。

<sup>3</sup>黃文鉅〈官方民族主義與殖民地女性主體的失落—以庄司總一《陳夫人》為例〉，《台灣文學評論》，第 7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41~58。

<sup>4</sup>林肇豐〈「批判」抑或「妥協」？—論庄司總一《陳夫人》的書寫策略〉，《台灣人文》，第 10 期，2005 年 12 月，頁 17~30。

綜觀上述，本論文 ê 探討方向是，tāi 先瞭解日治時期 chiah-ê bat tī 台灣 ê 日人作家所創作 ê 文學作品有啥物特色？beh án 怎對 in 作品 ê 文學價值進行詮釋？Chit 批日人作家目前 tī 台灣文學界中又 koh 是 án 怎 hō 人定位？進一步以 khah 有名 ê 西川滿 kah 庄司總一為例，比較兩者 tī 文學作品上 ê 特色有 jōa 大差異？若以「後殖民 kah 後現代」ê 觀點切入，chiah-ê bat 來台灣 ê 日人作品 tī 台灣文壇 ê 地位 kám 會 koh 產生動搖？續落來進行台語譯版 kah 華語譯版 ê 分析，本文以第一部「夫婦」作為分析樣本；初步估計，台譯版總字數有 126,531 字，黃譯本刪掉字數有 13,339 字，約 10% 被刪除，本文目的就是分析黃譯本 ê 闕漏內文是 m̄ 是會影響作品本身 ê 文學性以及後來 ê 人對《陳夫人》ê 看法？透過林譯本 kah 黃譯本 ê 翻譯，探討庄司總一 ê 寫作思維有什麼無全？最後針對細部內容探討，因為黃譯本 tī 翻譯過程，真 chē 所在使用直譯法，將日文漢字直接翻譯，造成意思 ê 語句不清，chiah-ê 例會 koh 對小說有啥物影響？林譯本將「內地」lóng 譯做日本，「本島」lóng 譯做「台灣」，「番人」/「生番」lóng 譯做「原住民」，「國語」lóng 譯做「日本話/日語」，koh 會產生 toh 一種思維上 ê 改變？以上是本文主要 ê 探討課題。

## 二、日人文學在台灣

一般來講，文學 ē-tàng 反映某一個時代 ê 社會、民眾 ê 事物、感情 kah 意識形態，自 án-ne 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期間，人民所遭遇受 tioh ê 無平等待遇，真 chē 台灣作家透過鋒利 ê 筆，為人民發聲，tùi 文學作品中顯露出殖民地人民心靈苦悶 ê hoah-hiu，代表作家有：賴和、楊守愚、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等人。

當日本殖民政府宣布進入皇民化運動，tī chit 段期間，文學活動 m̄ 被整編到政治宣傳 ê 領域，差不多所有 ê 文學創作 lóng 會受 tioh 嚴密監控。除了被迫性 ê 妥協以外，部分作家是自願支持國策，創作皇民文學，以台人作家陳火泉 ê 〈道〉、周金波 ê 〈志願兵〉 kah 王昶雄 〈奔流〉三者 ê 作品 toh 是證明，同時 chit 三篇文章 ê 發表 m̄ 引起文壇一片嘩然。其實運用文學作品替日本政府效忠 ê 作家並 m̄ 是只有台灣人，顛倒是日人作家 ê 皇民文學 tī 當時是受 tioh 忽略，像：西川滿 ê 《採硫記》、《台灣縱貫鐵道》 kah 濱田隼雄 ê 《南方移民村》，小說內底 ê 台灣人，lóng 無感受 tioh 受日人壓迫 ê 艱苦，卻 tī 無意識中將一切 ê 無平等看做理所當然。

無論是台人或日人作家，皇民化運動期間所創作 ê 文學，戰後 tī 台灣文學 ê 領域定位中常常遭遇 tioh 質疑，尤其是講起有關在台日人作家 ê 作品時，正反兩極 ê 聲浪就一直存在。同時，龍瑛宗 bat tī 《台北文物》發表〈日人文學在台灣〉chit 篇文章 ê 時就提出相關論點：

「日人文學在台灣，我們可以大別分類二種：異國主義 (exoticism) 文學，寫實主義文學，其他還有評論。其中有屬於「旅行者文學」，這些作家們，曾經旅行過台灣，或短期間居住台灣，或全然未到過台灣，而單憑想像力描寫台灣。他們原來屬於東京文學，而描寫台灣的作品也發表於東京文壇。<sup>5</sup>」

<sup>5</sup>龍瑛宗〈日人文學在台灣〉，《台北文物》，第3卷第3期，1954年12月。

其實上述類似觀點 mā 出現 tī 河崎寬康 ê 〈台灣の文化に關する覺書〉<sup>6</sup>，認為 chiah-ê bat tī 台灣生活過 ê 日人，所關心 ê 文學是東京文壇 ê 一舉一動，m̄ 是台灣文壇；而且日人 tī 台灣生活 ê 時間並無久長；siōng 重要 ê 一點是 chit 批日本人真 chē 是官吏或富裕人家，所以具有 chiok 厚 ê 保守傾向 kah 享樂主義，間接影響台灣本地 ê 文學發展。Ná 親像明末清初來台 ê 文人，chit 批宦遊人士帶「帝國之眼」來看待台灣，將台灣看做蠻荒之地，或是將家己 ê 鄉愁化作一篇一篇 ê 文章。Mā 因為 chiah-ê 因素，在台日人所創作有關台灣 ê 文學作品，到底是 m̄ 是屬於台灣文學，一直備受爭議。

以西川滿 kah 庄司總一兩位相當有名 ê 在台日人作家為例，兩者 tī 創作風格層面上有真大 ê 差異，而且 tò-a-tī 台灣 ê 時間相對其他日人作家來講並無算短，對台灣 ê 風土民情有某種程度 ê 瞭解，但是前者以異國主義陪襯幻想 kah 浪漫 ê 情調來創作眼中 ê 美麗島；後者 bat tī 台南 tò-a 過一段時間，知影台南確實有一位日本女性嫁 hō 台灣人，一直 òng 望有機會將 chit-ê t'ai-chì 化作小說題材，m̄-nā án-ne, 庄司總一本身是基督徒，將自我 ê 生活經驗融入 tī 《陳夫人》內底，所以庄司總一是以寫實 ê 手路創作，kah 西川滿無全。

但是本論文支持 ê 論點是，m̄ 管是浪漫虛構或是寫實筆法，chiah-ê 作品 lóng 是代表特定 ê 時代性 kah 地域性，透過 chiah-ê, tng 來到當時 ê 時空背景，推敲影響作者 ê 時代因素，因此傾向支持 in 是屬 tī 台灣文學中 ê 一環。

而且，葉石濤 tī 〈《陳夫人》中文譯本問世〉 ê 前言清楚提起對在台日人作家 ê 作品看法：

「日治時代在台日本人的作家作品。也是屬於台灣文學的一環。可惜，未受台灣人的重視。特別是取材於台灣的土地和人民的日人作家作品，不管他們的立場和意識形態如何，已經成為台灣文學的重要遺產。我以為西川滿的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以及庄司總一的《陳夫人》最能代表日人作家對台灣的殊異看法。」<sup>7</sup>

葉石濤認為 chiah-ê 在台日人作家 ê 作品已經成做台灣文學 ê 重要遺產，bē-sái 因為無全 ê 意識形態 kā 伊忽略，其作品所代表 ê 是某種程度 ê 時代性。

綜觀上述，tng 來到本文焦點《陳夫人》，小說本身除了受 t'ioh 台灣文學前輩葉石濤、巫永福<sup>8</sup> 大師等 ê 肯定之外；同時 mā thang 用「後現代 kah 後殖民」ê

<sup>6</sup>參考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和「皇民文學」〉，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7月，頁32~33。

<sup>7</sup>葉石濤〈《陳夫人》中文譯本問世〉，《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台北：九歌，2002，頁3。

<sup>8</sup>「這部作品不僅取材於我們富有文化民族意識的本島人對新時代的強烈希求、苦惱、新舊事物的糾葛、世界性殖民地民族心的動向，及政治生活等，以巧妙的手法整理這些材料，而給予讀者很大的感動，而且作者的良心在作品的真實上，一點也不模稜兩可。」庄司總一 著 黃玉燕 譯〈植根於臺灣本土的《陳夫人》〉，《陳夫人》，臺北：文英堂，頁1。

觀點來看《陳夫人》，前者強調 ê 是「去中心」ê 概念，用多元角度看待事件 kah 質疑普遍 ê 真理是其特徵；後者 ê 焦點是擺脫中心或是保持抵抗文化 ê 精神。而且邱貴芬指出後殖民論述有對被殖民經驗 ê 反省 kah 拒絕殖民勢力 ê 主宰，並抵制以殖民者為中心等特點<sup>9</sup>。

由此可見，無論是以後殖民或是後現代觀點，兩者 lóng 有強烈 ê 「抵中心」(decentering)，所以本文傾向以多元角度思考，bē-sái 完全將《陳夫人》歸屬 tī 殖民文學，儘管庄司總一 tī 無形中 iáu 是流露上位者 ê 姿態，但文中清楚講出當時台灣 ê 傳統封建習俗 kah 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看待日本人 ê 心態，thang hō 後來 ê 研究者參考，其文學價值上 ê 貢獻 bē-sái 因為意識型態 ê 作祟來忽略；另外，透過《陳夫人》，也 ē-tàng hō 世人一面歷史 ê 鏡，提醒國人對自我主體性 ê 重視。

### 三、林譯本 kah 黃譯本 ê 差異

因為黃譯本根據 ê 原始版本是改訂第三版，小說內文有真 chē 重要情節 lóng 被刪除；顛倒是林譯本參考 ê 版本是原版 ê 第一部《夫婦》kah 第二部《親子》，內容互相比較之下有 khah 豐富。

所以本章節 ê 探討焦點是，針對黃譯本內底刪除 ê 內容 kah 林譯本 ê 完整小說情節互相比較，分析兩者之間無全 ê 寫作思維，深入瞭解 chiah-ê 闕漏段落對《陳夫人》造成 ê 影響性。因為翻譯工程浩大，目前台語譯本 ê 翻譯繼續進行中，所以本論文 ê 研究範疇是第一部《夫婦》，探討林譯本 kah 黃譯本 ê 差異。

以下根據兩譯本 ê 差別進行分析比較，因為上述已經提起黃譯本 ê 刪除字數 bē 少，所以 tī 無影響文意之下 ê 刪除，只是單純為 tioh 篇幅縮減，就無 tī 本文探討 ê 行列內。

#### (一) 日本人·血統·台灣人

《陳夫人》chit 部小說，安子是主要 ê 核心人物，因為伊是純正日本人 ê 身分，致力力爭上游 ê 台灣青年—清文 kah 安子 ê 結婚過程顯得困難重重。其實清文 tī 日本求學 ê 時就積極 beh kah 安子共結連理，但是因為男方是台灣人 ê 身分，雖然出生富豪人家，學業品格十分良好，iáu 是受 tioh 安子父親 ê 強烈反對。某日清文提親被拒絕，失望來離開安子 in tau, 兩個版本 lóng 無 bē 記得將當時 ê 情境是正月月底落雪 ê 暗時翻譯出來，運用四周圍 ê 環境來描寫出清文 ê 淒涼；但是林譯本 m̄-nā 點出當時 ê 凜冽天氣，並提起「出世 tī 熱帶 ê 清文，m̄-bat 體驗過 chit 款寒冷 ê 風雪」<sup>10</sup>，藉 tioh 台灣 kah 日本在地理位置上 ê 差異，暗指兩地人民先天 ê 無全。

兩人無顧女方親人反對之下，執意「台日通婚」，而且安子 kah 清文搭乘回台 ê 船隻，卻不幸 tú-tioh 暴風雨，所有 ê 乘客差不多 lóng 因為暈船致使身軀無爽快；tī 黃譯本內底，只是淡薄 á 描述眾人暈船 ê 狼狽樣，林譯本卻出現 chit 段話

<sup>9</sup>顏玉雲〈從後現代主義到後殖民主義的台灣文化研究〉，《人文藝術學報》，第二期，頁 55-76。

<sup>10</sup>由於林譯本目前還未出版，頁數編排尚未確定，本論文有關林譯本的頁數是以原版頁數為參考。庄司總一〈夫婦〉，《陳夫人》，日本通文閣，1940 年，頁 7。

「……Chit-ê 多難 ê 航程對安子來講，暗示今後 kah 陳清文結婚生活 ê pháin 吉兆，伊感覺真無可奈何。」<sup>11</sup>。黃譯本內底並無這句話，無形中助長安子來台 ê 順利；因為安子日本人 ê 身分，背後是隱含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治理一開始並 m̄ 是平穩萬分，卻是苦難連連。

## (二) 安子 tī 陳家 ê 遭遇

安子 iáu 未進入陳家門 chìn 前，清文家庭就已經掀起一 chūn 風暴；陳家 ê 女性對 chit 位日本女子 ê teh-beh 來到，每一個人抱 tioh 一粒不安 ê 心，認為家已無法度 kah 安子互相比 súi；顛倒是做 ta-koa<sup>n</sup> ê 阿山怡然自得，kā ta-ke 阿嬌講：「若講是娶原住民，或是青目 chiu ê 外國人，我會反對……」<sup>12</sup>，但黃譯本並無出現 chit 句話，只留落來「清文的新娘是端莊的日本人。而我們現在也算日本人<sup>13</sup>」。Tùi 頭一句 thang 推測，黃譯本「番」ê 字眼無出現，只留落來後者「咱現在 mā 算日本人」；因為日本 tī 統治期間，實施同化政策，希望同化台灣人民，進一步 koh 認同天皇，如果無將 chit 句話刪除，日本當局 toh 是 phah 家己 ê 嘴 phóe。當安子正式入門了後，林譯本內底清楚點出安子 ê 思鄉之情：「Hiah-ê 親人 kah 懷念 ê 大自然，tang 時 chiah ē-tàng koh 再會？想起來 toh 傷心，chit 款 ê 軟弱心情是什麼？」<sup>14</sup> 透過黃譯本 ē-tàng 瞭解，庄司總一將安子 tú 到台灣 ê 懷鄉情緒刪除，一筆帶過伊濃濃 ê 鄉愁；因為黃譯本參考 ê 是改訂第三版，此版本出版時間是 1944 年，戰爭如火如荼 teh 進行，安子 ê 來到台灣，已經是暗指日軍南下，toh 是日本政府 ê 南進政策，如果 tī 文學作品內底透露出日本人 ê 軟 chián，對整體 ê 日本人民是無助益，tī chit-ê 考量之下就 hō hit-ê 段落消失。

其實安子 ê 陳家生涯並無想像中 ê 順利，卻是常常遭遇 tioh 一 kóa 莫名其妙 ê 變(pi<sup>n</sup>)猴弄。兩個版本 lóng 對「糞便事件」有所著墨，有人總是故意將糞便潑到清文 kah 安子 ê 房間門口。林譯本內底明白 án-ne 寫：「這是台灣人常用 ê 報復手段」<sup>15</sup>，對台灣人形象 ē-sái 講是一大損害；m̄-nā án-ne，續落來林譯本 mā 無避諱點出有關傷害台灣人形象 ê 話：「Hiah-ê 人 ê 話比屎 khah 粗魯，或是卑鄙 ê 表現，若安子會了解，伊一定忍受 bē-tiâu。」<sup>16</sup>，認為台灣人 ê 氣質低路，只是因為安子 m̄-bat 台語，所以無特別感覺。Chit 兩段話 tī 黃譯本 lóng 無看到，被庄司總一刪除掉，若 trng 來到當時小說出版 ê 時代背景，既然期待台灣人變成皇民，就 bē-sái 有 siu<sup>n</sup>-chē 嚴重鄙視台灣人 ê 語句，chiah bē 造成反效果。

另外 kui-ê 陳氏家族，就屬 ta-koa<sup>n</sup>—阿山 kah 安子相處了 siōng 融洽，因為阿山意愛去清文 ê 新厝沐浴，同時媳婦 koh 會熱情款待；林譯本內底有寫 tioh, 安子

<sup>11</sup>同上註，頁 4。

<sup>12</sup>同上註，頁 17。

<sup>13</sup>庄司總一 著，黃玉燕 譯，〈植根於台灣本土的《陳夫人》〉，《陳夫人》，台北：文英堂，頁 33。

<sup>14</sup>同上註，頁 25。

<sup>15</sup>同上註，頁 36。

<sup>16</sup>同上註，頁 36。

iáu 會「kā 伊沖腳脊 phian」<sup>17</sup>，已經透露安子對台灣文化 ê 矇懂無知，續落來 tī chit-ê 過程中，無意中發現 ta-koan 身上 ê 大傷痕，阿山 mā 講出 chit 段人生中 ê 勇敢遭遇：

「阿山槍(chhiu)giâ teh 衝入去家己 ê 房間，一個賊 á 手 giâ 大刀 khiā-tī 眠床邊。In bó 失神倒 tī 眠床頂—阿山掠準已經被 thài 死 ah—橫身倒 teh。賊黨已經撤退，事不延遲，chit-ê 掠賊好機會 toh tī 面前，若去 hō伊走去就真可惜，伊就四界 chhōe 賊。阿山 ùi 賊 á ê 背後，出力 kā 槍 chak 去，真可惜 hit-ê 賊 á 有注意 tioh，身軀閃開，槍尖 kan-ta ùi 賊 á ê kòe-ē-lang 穿過。賊 á 顛倒用青龍刀強力斬 tioh 阿山 ê 肩胛頭。」<sup>18</sup>

Kui 段談話內底，雖然阿山並無隱瞞傷勢 ê 來由，講述過程 ē-tàng 看出阿山 jōa-chē tāi-chì teh phòng 風，將家己神格化，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既然對象是媳婦，而且又 koh 是尊貴 ê 日本人，當然 bē-sái 有失顏面，暗中 mā 是隱含台灣人 m̄ 驚困難 ê 勇猛精神。所以透過黃譯本知影，庄司總一將這 kui 段刪除，應該是當時 bē-sái 塑造台灣人 ê 英勇形象，因為相對之下會削弱日本人 ê 民族氣勢。

因為安子 kah 阿山 ê 親密互動，終於引發一場「腳脊 phian」風暴：

「有一工，安子 teh kā 阿山沖腳脊 phian ê 時，ta-ke 阿嬌 chông 來到 tè 大聲嚷。阿山匆匆 pōng-pōng，身軀 bē 赴拭乾就穿衫褲，想 beh 講幾句話來安慰 in bó，但是阿嬌 ê 激情 teh bē-tiâu，一手 thuh 拐 á，一手由 cha-bó-kán kā 伊 chhah-teh，用嘴來補伊身體 ê 無自由，阿嬌一支嘴 chhiah-pê-pê，非常厲害。」<sup>19</sup>

當阿嬌掠 tioh 機會了後，開始無顧一切潑婦罵街，阿山 m̄ 知該如何 an-tah in bó ê 情緒，只 ē-tàng chhut-chāi 阿嬌叫罵。事實上，台灣 ê 習俗對倫理關係 ê 區隔是非常清楚，一般來講，除非是夫妻，男女是 bē-sái 共處一室，koh-khah 何況是肌膚上 ê 接觸，但身為日本人 ê 安子，根本 m̄-bat 台灣文化，tī 無人告知 ê 情況下，犯了禮俗上 ê 大忌；所以 tāi-chì 爆發了後，安子因為語言 ê 隔閡，m̄ 知到底發生啥物 tāi-chì，只看 tioh 阿嬌氣 kah phok-phok 跳 ê 模樣。Tī 黃譯本內底，chit 段完全無出現，所以阿山 ê 軟 chián 形象無林譯本 hiah 強烈；而且黃譯本中 mā 無看 tioh 阿嬌斥責阿山：「Hit-ê ta-koan kám 有像 ta-koan 款？老 khok-khok 也無啥物氣力，koh 是一個老不修……」<sup>20</sup> Chit 句話，代表女性 ê 氣勢無應該凌駕 tī 男人之上，襯托出男性霸權，藉由黃譯本 ê 陳述，阿山 ê 男性權威並無 jōa 大減弱。

另外 kui-ê 陳家對安子 ē-tàng 釋放出善意 ê kan-ta 瑞文一個，伊 bat kah 別人談起「玉簾 kah 伊無 tè 比，因為安子是第一品夫人 lah。」，同是阿嫂 ê 玉簾美貌

<sup>17</sup>同上註，頁 46。

<sup>18</sup>同上註，頁 46~47。

<sup>19</sup>同上註，頁 50。。

<sup>20</sup>同上註，頁 50。

根本無法度 kah 安子比 phēng, m̄-nā án-ne iáu 講：「我 hit-ê 阿嫂實在是真有氣質 ê 美好日本婦人，真親切，m̄是會 hō人討厭 ê 人。<sup>21</sup>」，thang 瞭解安子 tī 瑞文心目中 ê 完美形象，但是林譯本內底 ê 安子形象 iáu 是 khah 多元；透過黃譯本內底呈現 ê 安子形象，親像完美女神一般，任何無平等 ê tāi-chì lóng ē-tàng 忍受，無形中美化日本人 ê 形象，顯出台灣人民 ê 無理低路。實際上，林譯本內底清楚呈現安子 ê 不滿情緒，運用潛意識筆法，將所有 ê 負面情感流露而出：

「而且伊 ê 胡言亂語無完全是亂來 ê 妄想，清文感覺是 ná 親像平常時講 bē 出 ê 心思，kah-ná 酒醉 ê 人大膽 kā 伊坦白拚拚出來。其中對陳家厝裡 ê 人不滿 ê 話非常刻薄 phái<sup>n</sup> 聽，罵 in ná 親像豬 hiah-nih 低(kē)路、無知、固執、無人情味等等，終其尾對家己翁婿 ê 不平不滿 mā lóng 拚拚出來，惡毒 kah 卸(sia)伊 ê 面子，m̄知 beh 怎樣。」<sup>22</sup>

經由上述咱 ē-tàng 知影，安子認為陳家厝裡 ê 人是無知、固執而且無人情味，就連對家己 ê 翁 mā 是有真 chē 不滿。根據佛洛伊德 ê 潛意識學說，人類心 ná 準一座冰山，浮出水面 ê 是少部分，代表意識，á 埋藏 tī 水面之下 ê 大部分，則是潛意識。大多數 ê 時間，潛意識會 tī 夢中反映，將 siōng 真實 ê 情感呈現出來；文中 ê 安子因為得 tioh 產褥病，精神狀況無好，經由潛意識將埋藏心中 ê 話語全部傾瀉出來，證明安子 m̄是絕對 ê 完美無瑕。

### (三) 清文 kah 陳家厝裡 ê 人 ê 互動

清文 tī 父親阿山 ê 眼中，感覺 in kián 確實十分優秀，「像伊頭腦 hiah 好，koh 有優秀 ê 學識 ê 人，大家族親 chián 中間 chhōe 無第二個 ah lah。」<sup>23</sup>，但 tī 黃譯本內底無出現 o-ló 清文學識品格 ê chit 句話，減弱清文一優秀台灣人 ê 形象。

清文 ê 光榮返台，而且 koh 娶日本女子做 bó;除了老父 ê 默許 kah 小弟 ê 欣羨以外，家族中 ê 其他人並無任何 ê 歡喜。不管別人 ê 想法，清文 iáu-koh 我行我素，態度強硬，尤其是小弟景文 kā 伊說明厝裡人 ê 反應了後，只有思考一下就講：「不管願意 á 是無願意 lóng-tioh 面對 ê 現實……。」<sup>24</sup>，tùi 另外一個層面來看，透過黃譯本瞭解，庄司總一將 chit 句省略無講是有伊 ê 想法，因為透過文本知影，小說內底陳家厝裡 ê 人對 chit 位日本媳婦 ê 好奇無像林譯本 hiah-nih 燒絡，但是藉 tioh 林譯本中 ê chit 句話 thang 推測，當時陳家內部已經討論 kah 鬧熱滾滾，所以作者刪除 ê 用意，應該是希望達到兩地人民 ê 融合。

值得提起 ê 是，清文 ê 身分 m̄-nā 是台灣人，同時 mā 是深受日本教育影響下 ê 高級知識份子，行為舉止明顯親日；清文 kah 厝裡 ê 人 ê 互動，某一 kóa 時 chūn 是 ē-tàng 反射台灣人對 chiah-ê 親日派 ê 反感，所以透過林譯本 ê chit 段有關分厝(分

<sup>21</sup>同上註，頁 213。

<sup>22</sup>同上註，頁 115。

<sup>23</sup>同上註，頁 16。

<sup>24</sup>同上註，頁 10。

財產)ê 引文, ē-tàng 清楚瞭解清文 ê 人緣極差 :

「清文阿兄被家族 ê 人起反感、討厭, 甚至 ē-sái 講是拾(khioh)恨 ê 事實, 伊家己本身 lóng 無去注意 tioh—」<sup>25</sup>

但是利用黃譯本知影, 作者將 chit 段話隱藏起來無看 tioh, 模糊清文 ê 形象, 只留落來有關清文強勢作風 ê 話語, 卻將其他台灣人民 ê 反應靜靜 á 抹除。

同時下段引文 mā 是有關清文 ê 負面形象, 但是黃譯本卻一句都無講 :

「伊感覺無論家己 án 怎主張、要求, 大局 lóng bē 有改變, 該得 ê 當然 lóng 得會 tioh, 所以看起來真冷靜 ê 款式; mā 有可能想講無小心加講話, 家己應得 ê 份額會 hō 人減少去, 所以卑屈用心來壓制家己 ê 發言。」<sup>26</sup>

金錢一向是人類所追求 ê, 雖然清文並 m̄ 是看錢如命 ê 人, 但是 tùi 林譯本內底 ê chit 段話, thang 瞭解清文 ê 人物形象 m̄ 是 hiah-nih 清高, tī 重要關頭 ê 時, iáu 會流露出本性, 無奈庄司總一已經將 kui 段刪除, 致使對清文形象 ê 瞭解 jōa-chē 產生闕漏。

而且林譯本指出, 清文時常對當局政府 ê 政策表達看法, 甚至 iáu 講: 「……慢慢 á 來改善 chiah 是良策。一時 toh 來改, 打擊會真大, mā 會引起種種無好 ê 摩擦……」<sup>27</sup>, 但是透過黃譯本 ē-tàng 了解, tī 改訂第三版有關批評政府 ê 話語差不多 lóng 刪除或輕描敘述。

Ùi chia thang 知, 黃譯本內底 ê 清文, kah 林譯本互相比較之下 toh 有 khah 平庸, 因為黃譯本中有關清文優秀或低劣 ê 事蹟 lóng 是一筆帶過, 無法度像林譯本中 ê 清文形象 hiah-nih 強烈。

#### (四) 清文 kah 安子 ê 互動

習慣日本生活 ê 兩人, 對 tú thg 來到台灣有真 chē 無爽快, 當清文提出 beh 替安子起一間新式建築 ê 時, 安子卻認為「M̄ 免 lah, 漸漸會習慣 ah。」<sup>28</sup>, chit 句話 tī 黃譯本內底 lóng 無看到, 故意只留落來有關安子適應良好 ê 語句, 塑造伊 ê 完美形象, 凡是台灣 ê 一切伊 lóng ē-tàng 忍受。

雖然清文是台灣人, kah 安子互相比較之下, 本身 koh-khah 重視風俗習慣 ê 創新; 去日本受過新式教育了後, 真 chē 行為舉止積極想 beh 模仿日本, 對台灣傳統封建文化, 露出鄙棄 ê 神情, 並且 kā 安子講出家己 ê 看法:

「當然, 風俗習慣無絕對 ê 善惡, 只是 tioh ài tòe 時代來改變。譬喻講, lín 阿

<sup>25</sup>同上註, 頁 72。

<sup>26</sup>同上註, 頁 139。

<sup>27</sup>同上註, 頁 255。

<sup>28</sup>同上註, 頁 20。

公大概有留頭鬚尾，總是到孫áê你是新時代有氣質ê婦人 ah。.....。咱 bē-tàng 無日日求新，tioh 來創造 khah 好ê家庭 kah 社會。」<sup>29</sup>

藉 tioh 林譯本 thang 發現，清文對風俗ê革新有伊獨有ê特殊觀感，感覺 tòe 時代ê轉變，風俗習慣也 tioh tòe-teh 變動，án-ne chiah ē-tàng 為國家帶來新契機，m̄是繼續將腐敗傳統傳承落去。透過清文 kah 安子ê互動，明顯感受 tioh 清文 tī 一 kóa 時刻ê強勢，清文是發號司令者，家庭地位勝過日本人ê安子，無奈 tī 黃譯本中 lóng 消失，因為 tī 改訂第三版時被庄司總一刪除。

清文ê強勢繼續出現 tī 下文，時常教導安子 m̄任何 t̄i-chì lóng 採取忍氣吞聲，必要ê時 tioh 用強硬態度：「雖然 m̄是真理想，tī 某種情形下，無採用 chit 款方法 bē 用得，kám m̄是？」<sup>30</sup>。林譯本內底ê清文 teh 面對安子ê時，時常扮演教導者ê角色，日本人身分ê安子顛倒處 tī 下位；但透過黃譯本知影，有關清文 kah 安子ê對話不時受 tioh 庄司總一ê大筆刪除，因為黃譯本中安子ê形象有 kui 半 ná 親像母親，包容 chit 群無知ê陳家ê人一toh 是台灣人民，差不多有關影響安子人物形象ê段落，lóng 一一 hō 作者刪除。

其實無論是 toh 一個版本，安子ê形象 iáu 是尊貴，只是程度ê高低區別，特別是透過清文，koh-khah thang 凸顯安子ê正面形象；以分厝êt̄i-chì 為例，清文一直感覺安子受了真 chē 委屈，認為安子會無躊躇來答應分厝，但是小說內底ê安子卻為清文設想，認為清文 bē-tàng 意氣用事，應該 tioh 全面設想，因此林譯本就出現 chit 段引文：

「普通ê女性無兩句話 toh 會贊成，siu<sup>n</sup> 過表示明顯ê歡喜，雖然是伊家已講出來ê主意，kám 會因為 t̄i-chì kah 肉親有關係顛倒感覺無歡喜？這 tī 安子ê情形完全無全。」<sup>31</sup>

藉 tioh 清文ê嘴，襯托安子ê完美；起初清文認為安子是新時代ê女性，ē-tàng 對伊提出ê看法接受，無想 tioh 安子卻有家己ê特殊見解，互相比較之下，顯得安子ê人物形象是正面、成熟， kah 清文ê粗魯無全。

總講一句，透過清文 kah 安子ê互動，知影安子ê人物特性是十分多元，並 m̄是像黃譯本中ê安子一般，永遠選擇包容一切。

值得一提ê是，林譯本 kah 黃譯本 siōng 大ê無全是對新生命ê看法：

「咱會生一個受祝福ê優秀êgín-á lah, 我時時刻刻期待---gín-á 若會像爸爸，勇壯ê體格，聰明ê頭腦，完全傳承你êgín-á, 我 toh 會真歡喜 neh。」<sup>32</sup>

<sup>29</sup>同上註，頁 21。

<sup>30</sup>同上註，頁 40。

<sup>31</sup>同上註，頁 76。

<sup>32</sup>同上註，頁 110。

事實上，安子並無感覺一定 tloh 傳承伊家己 ê 日本血統，卻是像流台灣人血液 ê 清文，但是黃譯本無出現 chit 句重要 ê 話，因為已經 hō 作者刪除，有可能當時是皇民化運動時期，庄司總一認為 chiah-ê 敏感字眼應該 bē-tàng hō 當局所容允。

#### (五) 清文 kah 外界人士的互動

清文 tī 出國旅遊期間，接觸 tloh 社會主義，回台後並無中斷。當時原版出版時間，tú 好是社會主義 ê 燒熱潮，當然會受 tloh 日本政府 ê 密切注意；台灣真 chē 知識份子正是社會主義 ê 支持者，chit 種理念吸引年輕學子 ê 好奇心，彼此常常私下聚會；安子 ê 身分背後隱含 tloh 日本政府 ê 影像，當然一進入會場，所有 ê 與會人士選擇沉默或轉移話題：

「但是昨暗 ê 聚會，看 tloh in 翁清文本身比少年學生 khah 興奮 m̄ 是常有 ê tai-chì，安子 koh 起 tloh 驚。聚會 ê 中途 phang 水果入去，清文 hām kā 伊看一目都無，一手 theh 冊(有可能是 Ruskin ê 冊)，另外一手 phah 冊，用 kah-ná 烈火 ê 聲調對學生講話。而且 kah 平時教冊或是論述無全款，目光炯(kéng)炯，面色青 sún-sún。」<sup>33</sup>

因為社會主義 tī 日本政府眼中是定位 tī 敏感字眼，所以 tī 改訂第三版時庄司總一選擇將有關「社會主義」話語段落大肆刪除，降低當局 ê 關切。

#### (六) 來台 ê 適應問題

其實安子來台 ê 初期 tú-tloh 真 chē 適應上 ê 問題，並 m̄ 是十分平順，而且第一 pái 面臨 ê 問題 toh 是「結婚禮服」。清文 kah 安子 tī 台灣舉辦婚禮，長期 tī 日本 khiā 起 ê 清文，生平第一 pái beh 穿禮服式 ê 長衫，tī 黃譯本內底注重清文服裝 ê 描寫，忽略了安子 ê 服飾；林譯本中，描述清文服裝 ê 同時，mā 提起了安子 ê 穿插：「但是家己是不得已，無勇氣要求安子穿台灣服，從 án-ne 就穿水色 ê 洋裝。」<sup>34</sup> Tī 清文 ê 觀念內底，認為家己因為本身是台灣人，tī 結婚場合 bē-tàng 避免，必須遵守傳統禮俗，但 tī 林譯本中清楚交代安子穿插洋裝 ê 原因，是因為清文並無要求安子 tloh 入境隨俗；相對之下，黃譯本只有 tī 某一段寫：「新娘的洋裝非常美，基督教嘛，結婚都這樣穿吧？」帶過安子 ê 服飾。

Tī 黃譯本 ê 《陳夫人》內底，有關安子所 tú-tloh ê 適應問題，大部分是簡單帶過；其實透過林譯本 thang 瞭解，安子是積極想 beh 融入台灣社會，私底下瞞過清文去做了一領台灣衫：

「詳細看，裙下腳 ê 鞋 á kah-ná 有 siu<sup>n</sup> 大 ê 款。因為是九·七(9.7 吋)，絕對 m̄ 是大腳，但是目 chiu ê 習慣真驚人，台灣衫 iáu 是適合拳頭母大 ê 縛腳鞋，安子 án-ne

<sup>33</sup>同上註，頁 182。

<sup>34</sup>同上註，頁 28。

想。」<sup>35</sup>

安子一開始認為會換來丈夫 ê 褒獎，想 bē 到得 tioh ê 反應卻是冷淡。因為安子背後代表 ê 是日本人，透過黃譯本知影，若是對日本人 tī 台 ê 適應問題著墨 siu<sup>n</sup>-chē, 會弱化日本人 ê 堅強形象。

事實上，林譯本清楚 teh 描述清文 kah 安子潛藏 ê 危機：

「幸福 ê 原形是一個，家己認為擁有幸福—只不過是相信擁有 ê 狀態 nā-tiān。Ná 親像 kā 薄雪 khng-tī 手心中，beh 詳細 kā 看，幸福隨時 toh 消溶去 mah? 清文 ná 準無看 tioh hit-ê khng-tī 手心內 ê 薄雪就 bē-sái 得。<sup>36</sup>」

兩人 ê 幸福 ná 像薄雪一般，真容易消失，tī 當時 1944 年 ê 環境背景之下，庄司總一無法度將 chit 段落保留，這對日本殖民政府無疑是一種諷刺。

#### (七) 景文 kah 玉廉

身為清文小弟 ê 景文 kah in bó 玉廉 ê 感情並無融洽，尤其兄長日本 bó ê 加入，hō 夫妻兩人中間夾帶淡薄不安，因為玉簾煩惱安子會奪走伊 tī 陳家 ê 風采；koh-khah 重要 ê 是，tùi 玉簾 kah 景文 ê 談話透漏出台灣男性娶「細姨」ê 風俗。

「Hit-ê cha-bó kah 我比起來，m̄ 知 siáng khah-súi ho<sup>h</sup>?」

「M̄ 知 lah, iáu 未看 tioh leh。」

「Hngh, 你已經無愛我，討厭我 ah ho<sup>h</sup>, iáu-koh 講想 beh 娶三個細姨。」<sup>37</sup>

藉著黃譯本瞭解，改訂第三版 tī 景文 kah 玉廉間 ê 情節描述著重夫妻感情 ê 不和睦；林譯本除了將此部分譯出外，雖然知影景文 iáu 未付諸行動，但是 tùi 言談 thang 瞭解當時台灣 ê 「娶細姨」文化。

#### (八) 台灣 ê 風俗習慣

綁腳是傳統封建社會中一個大 phái<sup>n</sup> 風俗，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了後無久，隨時頒布法令廢除。雖然透過黃譯本瞭解，庄司總一 tī 改訂第三版將安子看 tioh 婦女綁小腳 ê 驚惶模樣 hō in 刪除，但林譯本卻詳細描述：

「……有一個 cha-bó 人坐 tī 低椅頭 á 頂，雙腳向前伸出，tī 金屬腳桶前，teh tháu 縛腳布。身材肥大 ê 老人，確定是阿嬤其中 ê 一個，坐 teh ê 上半身肥 chut-chut, 褲腳捲起來露出 ê 腳腿，細 kah kah-ná 竹 á。腳腿 ê 尖尾 ē-sái 講是無腳蹄 á, kah-ná

<sup>35</sup>同上註，頁 66。

<sup>36</sup>同上註，頁 38。

<sup>37</sup>同上註，頁 11。

捏(tē<sup>n</sup>)手掌，chéng 頭 á 向內彎，kan-ta chhun 大 pû 翁，其他 chéng 頭 á lóng kah 腳底連 teh, 看起來 kah-ná 樹目節 hit 款 ê 物，頂面貼一重枯(koa)水有一板一板 ê 薄皮。」<sup>38</sup>

畸形 ê 腳將安子嚇 kah 花容失色，實在是無法度瞭解台灣婦女為何 beh án-ne 對待家己 ê 身軀，kui-ê 腳掌嚴重變形，腳指頭 mā 向內彎，安子感覺不可思議，顛倒是清文感覺伊大驚小怪。但是綁腳是台灣早期 ê 風俗，作者將其刪除，間接 hō 史料消失；chit 段若留落來，ē-sái 講是一段珍貴 ê 文獻，thang 提供 hō 後人研究。

另外一則風俗習慣是有關法會超渡習俗，因為阿嬌請來道士替安子安胎，安子對 tī chit 種習俗極度無爽快，庄司總一藉 tioh 安子日本人 ê 身分，反映日台之間人民 ê 無全觀點：

「Chit-ê 民族到底為何 hiah-nih 喧嘩 neh? lóng m̄ 知是寂寞感，á 是恬靜感，或是深思感，tùi 安靜 ê 中間來發見活力 kah 意義 ê 方法，kan-ta 想 beh tī 日常生活 ê 喧嘩 kah 婚喪喜慶中，用極其複雜 ê 慣例 ê 吵鬧來表現生命。M̄ 是野蠻 ê 表現，ē-sái 講比其他民族 khah 舊 ê 文化，已經中毒 ê 狀態，kám m̄ 是 leh?」<sup>39</sup>

藉由黃譯本 thang 知，chit 段已遭遇 tioh 庄司總一 ê 刪除，當時日本政府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án-ne 批評台灣文化 ê 字眼 tī 考量之下，選擇 hō in 消失 ê 運命；但是透過林譯本卻 ē-tàng 瞭解，原來台灣傳統習俗 tī 日本人眼中是受到鄙視，認為是一種民族中毒 ê 表現。

#### (九) 番人

陣 ê 原住民身分 tī 當時 ê 社會地位是處 tī 邊緣；瑞文代表「台灣人」縮影，陣代表 ê 是「番」：

「瑞文想辦法 beh kā 陣佔為己有，為 tioh 達到 chit-ê 目的，tioh 阻止伊 ê 野蠻性癖，若繼續 hō 伊 tòà-tiàm chit-ê 山野所在一定無可能。」<sup>40</sup>

當時 ê 原住民通常 kah 「野蠻」、「落後」等負面字眼連結同齊；瑞文化做拯救陣 ê 勇士，認為 beh 去除陣 ê 野蠻性癖，toh 必須引領伊脫離山野，將家己看做高尚階級，陣就是低俗 ê 番，但是藉由黃譯本 thang 知，庄司總一已經將具有強烈族群批評 ê 字眼刪除，以輕描淡寫 ê 口吻一筆帶過。

#### (十) 地主 kah 農民

<sup>38</sup>同上註，頁 37。

<sup>39</sup>同上註，頁 81。

<sup>40</sup>同上註，頁 316。

《陳夫人》小說 ê 時代背景 kah 台灣農民運動興起 ê 時間重疊，身為地主 ê 景文、瑞文卻對農民待遇有家己無全見解；景文代表當時大部分地主階級 ê 看法：

「組合 ê 要求 kah-ná teh 眠夢，眠夢 ê tai-chì thài 有法度達到？咱 koh 是提供金屬 ê 鋤頭等工具 hōi-in 做工。,,,mài-koh 滾 sng 笑」<sup>41</sup>

透過景文之口，thang 瞭解地主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對農民 ê 要求差不多是無感受 tioh；但是身為小弟 ê 瑞文卻 khiā-tī 社會主義 ê 角度思考，認為應該 hō 農民合理 ê 待遇，但是個性軟弱 ê 瑞文，卻因此深陷困惑，引來景文 ê 無歡喜：

「瑞文非常困惑，原本一無所知，chit-má koh 去絞入去是非 ê 中間，一屑 á 辦法都無。伊有去 kā 景文講過 chit 件困擾 ê tai-chì,但一直 lóng 無真誠來討論。每 pái lóng 是 án-ne 講：「Hiah-nih 無膽 bē-sái 得 lah,無論 hiah-ê 人 án 怎講，你 ê 物件 toh 是你 ê kám m̄ 是？chit-ê 權利是絕對無問題 ê,無需要煩惱 lah,若有啥物問題，法律會保障。」<sup>42</sup>

透過黃譯本 ê 翻譯瞭解，庄司總一 tī 改訂第三版對政府明顯傾向支持地主 ê 話語，差不多 lóng 刪除，模糊日本對弱勢台灣人民 ê 無平等政策。

#### (十一) 基督教信仰

清文是一位虔誠 ê 基督徒，安子因為受 tioh 清文 chit 位台灣人 ê 影響，來進入基督教 ê 世界：

「從 án-ne,因為兩人 lóng iáu 少年，互相手牽手行入信仰之道，感覺 tioh 其中 ê 溫情，挽路邊 ê 花草，沉迷 tī 美麗 ê 愛情，是真自然 ê tai-chì。」<sup>43</sup>

兩人決心信仰耶穌了後，一場鐵路交通事故，將原本無機會結合 ê 兩人 koh 團圓作伙，「清文想講兩人 ê 結聯是神 ê 旨意，kah-ná 死裡逃生大歡喜起來。」<sup>44</sup>。Tī 黃譯本內底無看到 chiah-ê 有關宗教 ê 話語，模糊讀者焦點，認為 chit 對「台日通婚」是受 tioh 日本政府 ê 政策鼓勵；藉由林譯本 ē-tàng 清楚瞭解，是因為基督教信仰，hō 兩條平行線終於 chhōe-tioh 交集點。

#### 四翻譯內容 ê 爭議

##### (一) 內地/本島？日本人/台灣人

兩個版本 lóng 受爭議 ê 同是日本人/台灣人、內地/本島 ê 翻譯問題；事實上，

<sup>41</sup>同上註，頁 209。

<sup>42</sup>同上註，頁 324。

<sup>43</sup>同上註，頁 7。

<sup>44</sup>同上註，頁 8。

日文原版第一部《夫婦》內底，內地、本島、日本、台灣 lóng 是交叉使用，但 khah 大部分是使用內地、本島，而且黃譯本加強被殖民意識 ê 所在目前發生 tī 兩所在，toh 是「台灣人<sup>45</sup>」ê 墓地譯做「本島人<sup>46</sup>」ê 墓地 kah 「日本婦人<sup>47</sup>」譯做「內地人<sup>48</sup>」。另外幾個所在是削弱被殖民 ê 意識，是 tī 「內地<sup>49</sup>」受教育譯做「日本<sup>50</sup>」受教育、「內地<sup>51</sup>」財產譯做「日本<sup>52</sup>」財產、tī 「內地」讀大學譯做「日本」讀大學；換句話講，譯者並無忠實根據其所翻譯 ê 參考樣本，卻是有家己 ê 考量，自行詮釋。

反觀林譯本，將所有 ê 「內地」譯成「日本」，「本島」譯成「台灣」，因為根據翻譯者—林俊育先生所講，內地、本島 ê 字眼具有加強「被殖民」ê 意識，隱含日本 ê 殖民霸權；久長使用之下，會產生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hō 人民 tī 潛移默化 ê 中間接受 hit-ê 殖民觀念。尤其不可思議 ê 是，黃譯本 kā 指家己母語台灣話 ê 原文漢字「土語」直接譯做華語 mā 是「土語」(頁 154)，台灣人讀了 kám 會爽快？根據葛蘭西(Antonio Gramsci)ê 文化霸權理論，這是統治階級將家己 ê 意識形態強制灌輸 hō 從屬階級所使用 ê 方式。

綜觀上述，根據當時 ê 社會背景，內地人/本島人 ê 稱呼確實有 chit 款 tāi-chì，但是既然翻譯就是新 ê 改寫 kah 詮釋，應該藉 tioh 文字 ê 力量改變眾人想法，mài hō 國人只是一味停留 tī 內地 kah 本島 ê 用詞，應該是將內地/本島 ê 詞彙使用率降到 siōng 低，提高國人 ê 主體意識。

## (二) 誤譯問題

有關黃譯本 ê 誤譯問題，是因為譯者 tī 某一 kóa 字詞上使用直譯法，直接將日文漢字譯成當做華語，忽略日文漢字 ê 用法是 kah 華語無仝。以下將有異議 ê 詞彙製成表格，以供參考討論。

黃譯本	頁數	林譯本	原冊頁數
敬意	72	敵意	90
「你不顧親兄弟的反對，……」	43	「你不管父母兄弟姊妹 ê 反對，……」 (日文 ê 「親兄弟」是指「父母兄弟姊妹」，)	P-39
佛洛伊德的 Die Trumdentng(原文誤做	86	佛洛伊德(譯註：Sigmund Freud, 德國出名 ê 心理學家)hit 本《夢	117.

<sup>45</sup>同上註，頁 127。

<sup>46</sup>庄司總一 著，黃玉燕 譯《陳夫人》，台北：文英堂，1999 年，頁 92。

<sup>47</sup>同上註，頁 43。

<sup>48</sup>庄司總一 著，黃玉燕 譯《陳夫人》，台北：文英堂，1999 年，頁 103。

<sup>49</sup>同上註，頁 60。

<sup>50</sup>庄司總一 著，黃玉燕 譯《陳夫人》，台北：文英堂，1999 年，頁 55。

<sup>51</sup>同上註，頁 75。

<sup>52</sup>庄司總一 著，黃玉燕 譯《陳夫人》，台北：文英堂，1999 年，頁 63。

Traumdeutung, 正確 ê 德文是 “Die Traumdeutung”, 就是華譯本 ê 《夢的解析》) 這本書打開來看		ê 解析》 (“Die Traumdeutung” 掀開來讀。	
那叫做 Subcutaneous injection (譯註: = 皮下注射) — 潛意識	87	He 叫做 “sa-bu-su-khong-sió-ni-suh” (英文 ê “subconsciousness”) — 潛在意識,	117
不幸	87	無幸福 (日文漢字[不幸] ≠ 華語 ê [不幸])	118
生活與文字	34	文字 tī 生活中	19
清文醒來時	25	安子 hō 清文叫醒 ê 時	4
直到再會之日	28	「願主保護咱後會有期」(台語聖詩 446 首) ê 讚美歌	7
清文嫌麻煩地催促大家入座	39	清文無 ài 麻煩來催賓客就座,	30
陳清文堅持要建新房子一步也不退讓倒也罷了	46	In 對清文 beh 起新厝有讓一步,	43
有的人家甚至一戶死了四口人	54	家族內 mā 有其他四人死亡,	58
丈夫不在家	117	身體狀況真好(日文漢字 ê 「丈夫」絕對 m̄ 是華語 ê 「丈夫」)	171
陣也騎上牛背...	198	in 兩人騎起 lih 牛腳脊 phia <sup>n</sup> ,	307
. 「陳兄弟」(照原文漢字).	136	陳家兩兄弟	204
土語 ê 龜殼花	154	台灣話 ê 龜角花	234
阿嬌給她十元紅包(原文「十圓」, 當時《陳夫人》一本訂價壹圓六十錢)	183	阿嬌 hō 伊十圓 ê 紅包	280

茲奧族語言，數目五的發音為英莫(但毛筆字是嬰莫)	197	鄒族語 ê 數字「五」發音是“e-i-moh”(嬰莫)	305
「我要自己存錢買....」	199	「我 beh 家己 thàn 錢來買....」(日文 ê 「儲ける」是「thàn 錢」ê 意思)	309

(三) 林譯本 ê 特色：

(1) 有譯註：

因為原著是日本作家用日文寫 ê，所採用 ê 語詞或引用 ê 描述資料，對台灣讀者來講有 khah 生疏 ê 所在，林譯本有用心去查考做出(譯註：)，原文 ê 詩句也有翻譯出來，hō 讀者一讀 toh 真清楚意思。Á 黃譯本真少有(譯註：)，而且保留原文詩句無翻譯，讀者有時會失去閱讀斷線 ê 感覺。

(2) 外國人名用台語羅馬字譯音附括弧原文，khah 容易了解意思。

## 五、結論

好 ê 文學作品是人類歷史 ê 一面鏡，庄司總一 ê 《陳夫人》將當時日治時期台南陳家 ê tāi-chì 化作小說題材描述出來；透過小說，thang hō 讀者瞭解當時 ê 台灣人民對「台日通婚」ê 反應，日本人 tī 台灣人民 ê 心中佔 toh 一種地位。M̄-nā án-ne, 文本內底，作者紀錄真 chē 傳統封建 ê 台灣風俗習慣，lóng 留 hō 後世一本重要 ê 參考文獻。

《陳夫人》日文版本經由通文閣出版 ê 大概分成三版，前兩版屬頂下冊性質，第三版是兩部 ê 合訂本；因為目前台灣人民所讀 ê 大部分是黃玉燕女士所翻譯 ê 華語版，其文本是根據合訂本，因此小說內容 kah 第一部、第二部互相比較之下闕漏真 chē 重要情節。藉由本文 ê 分析討論已經初步知影，黃譯本內底 ê 人物礙 tloh 當時出版 ê 環境背景，小說中 ê 人物形象會配合國策來進行改塑，尤其是安子，tī 黃譯本中差不多親像大地母親一般，包容無知 ê 陳家厝裡 ê 人，mā 是一陣低路粗俗 ê 台灣人。Bē-tàng 否認 ê 是，《陳夫人》一、二部內底 ê 人物，庄司總一 tī 描繪 ê 時，iáu 是 bē-tàng 避免流露出一 kóa 上位者 ê 尊貴，以帝國 ê 目 chiu 金金看待台灣；整體來講，藉 tloh 林譯本 ē-tàng 瞭解，一、二部 ê 人物形象 khah 多元，主角人物—安子 mā m̄ 是一位完美 ê 女神，以身為日本人 ê 庄司總一來看 chit 本小說，算是一本難得之作。

無論是 toh 一種版本，lóng 無損《陳夫人》ê 文學價值，誠如葉石濤所講，chiah-ê 在台 ê 日人作家所創作 ê 文學，無論帶有 toh 一種意識形態，lóng 代表該時代 ê 特殊性。因此國人應該藉 tloh 作品，反省殖民者 ê 霸權，chiah bē hō 歷史不斷重演。

## 六、引用資料

- 1、庄司總一 著，黃玉燕 譯《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台北：九歌，2002 年。
- 2、庄司總一 著，黃玉燕 譯《陳夫人》，台北：文英堂，1999 年。
- 3、庄司總一《夫婦》，《陳夫人》，日本通文閣，1940 年。
- 4、黃宗彬〈台灣日治時期文學作品研究—庄司總一之《陳夫人》〉，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班，1998 年。
- 5、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 6、黃文鉅〈官方民族主義與殖民地女性主體的失落—以庄司總一《陳夫人》為例〉，《台灣文學評論》，第 7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41~58。
- 7、林肇豐〈「批判」抑或「妥協」？—論庄司總一《陳夫人》的書寫策略〉，《台灣人文》，第 10 期，2005 年 12 月，頁 17~30。
- 8、謝柳枝〈大東亞戰爭下的批判—論庄司總一之《陳夫人》國家原鄉的失落與虛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0 期，2005 年 11 月，頁 135~165。
- 9、顏玉雲〈從後現代主義到後殖民主義的台灣文化研究〉，《人文藝術學報》，第二期，2003 年，頁 55~76。
- 10、龍瑛宗〈日人文學在台灣〉，《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3 期，1954 年 12 月。